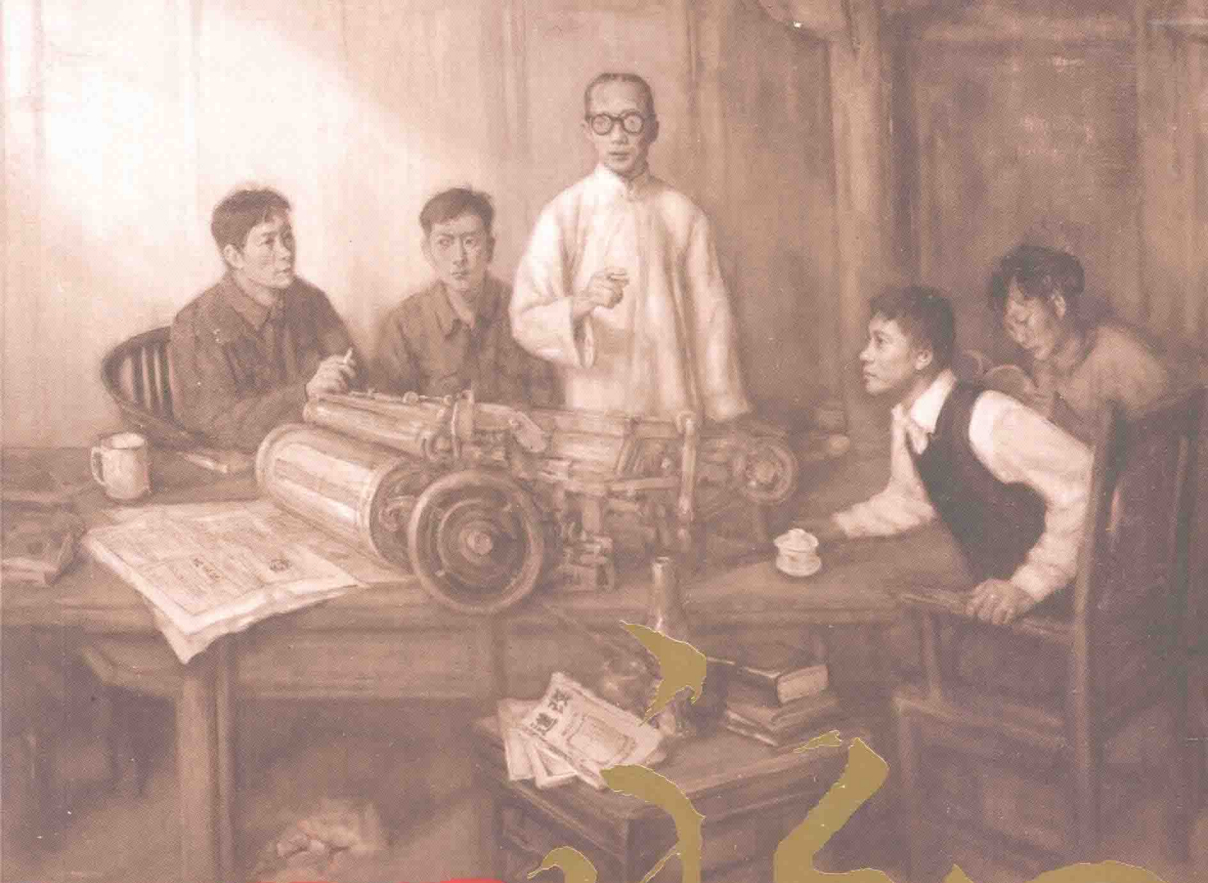




福建红色文化史料丛书

闽西

抗战文化史料②

戏剧·音乐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永安

福建红色文化史料丛书

抗战文化史料②

戏剧·音乐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永安抗战文化史料

编委会

主任：杨卫东 王仁荣

副主任：汤家庆 黄宁 伍旭东 张丽华 余成榴

委员：兰桂英 刘文生 吴明刚 林家卓 马勋奕

编辑组

组长：汤家庆

副组长：兰桂英 刘文生 吴明刚

成员：孟凡晖 黄金泽 江东文 高双金

编 辑 说 明

永安抗战文化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领导下，由隐蔽战斗在战时福建省会永安的一批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青年用鲜血和生命浇筑的一簇文化奇葩。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0月，前后持续了7年，共出版了12种报纸，129种期刊，800多种各类专著，其出版物之多，作者阵容之大，内容之广泛，战斗性之强，斗争之激烈，在当时的国统区，可以说仅次于重庆和桂林。这些出版物以抗战、民主、团结为主题，起到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保留下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和呐喊，保留下人类最善的希望与进步的脚步”（《现代文艺》发刊词）。对于研究伟大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护红色文化遗产，给广大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第一手史料，我们组织力量到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查阅并征集到数百万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料，选编出版了这套《永安抗战文化史料》丛书。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史料分类编成三册，第一册为小说、诗歌、散文，第二册为戏剧、音乐，第三册为时政论文、文艺评论。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求实存真，保持文章的历史原貌和当时的行文习惯，对作者的生平和笔名进行了初步考证。对于其中文字错误等的订正，一律用符号标出，辨认不清的字以□代；标点不全的或无标点的，加了标点。但由于时间仓促，仍有部分作者尚未查清，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斧正。

永安抗战文化史料十分丰富，主要保存在国内各图书馆，也有些散见于民间收藏，1994年，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了60多万字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加上此次编辑出版的三册，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史料有待征集、整理，特别是抗战美术作品收集难度大，目前还未能形成专题。今后，我们还将对永安抗战文化史料进一步征集、整理，陆续出版，也期望各界人士向我们提供线索、补充史料、校正史实。

目 录

戏 剧

麒麟寨(四幕剧)	邵荃麟	(3)
水乡吟(四幕剧)	夏 衍	(53)
风雨金门(三幕剧)	陈启肃等	(107)
工作的魔鬼(二幕剧)	剑 平(改编)	(147)
为国牺牲(二幕剧)		(184)
岭上梅(独幕剧)	陈启肃(改编)	(207)
落 日(独幕剧)	舒 谦	(221)
母 亲(独幕剧)	万 章	(233)
造谣的人们(独幕剧)	陈启肃(改编)	(244)
徘徊着的女人(独幕剧)	陈启肃	(255)
铁臂膀(独幕剧)		(267)
民族火焰(独幕剧)		(283)
山西一角(独幕剧)	梅 子	(293)
珠江怒潮(独幕剧)		(302)
好汉子(独幕剧)	舒 谦	(311)
黑 箱(独幕剧)	谷剑尘	(324)
茅店秋月(独幕剧)	舒 谦	(339)
喷火口(独幕剧)	舒 谦	(355)
昙花一现(独幕剧)	王澧泉	(368)
微 尘(独幕剧)	宋之的	(387)
县长太太(独幕剧)	萨兆琛	(405)
老混蛋(独幕喜剧)	梅 子	(424)

后方一角(独幕儿童剧)	吴 慈	(430)
抗战声(三幕歌剧)	林天兰	(437)
关东三姐妹	龙山人	(445)

音 乐

保卫中华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69)
我是中国人	张志智词	蔡继琨曲	(470)
抗战的旗影在飘	唐守谦词	蔡继琨曲	(471)
抗 敌	郑贞文词	林啸余曲	(472)
民众动员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73)
上战场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74)
救 护	郑贞文词	黄 驄曲	(475)
中国好比一团火	高时良词	黄 驄曲	(476)
募寒衣	郑贞文词	林啸余曲	(477)
科学化运动	郑贞文词	黄 驄曲	(478)
推行音乐教育	唐守谦词	蔡继琨曲	(479)
保卫福建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80)
笠剑学风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81)
福建青年	郑贞文词	邓锦屏曲	(482)
福建少年	郑贞文词	邓锦屏曲	(483)
福建儿童	郑贞文词	邓锦屏曲	(484)
收复金厦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85)
战地歌咏团团歌	郑贞文词	蔡继琨曲	(486)

戏剧

麒麟寨^①（四幕剧）

邵荃麟^②

剧中人物

邓九太爷——一个快六十岁的绿林豪侠，在麒麟山做了二十几年寨主，生平喜欢讲江湖义气，劫富济贫，交纳豪侠，自从莠子青来到山寨以后，更不肯轻易扰民，因此山寨里弄得日益穷困。他气宇轩昂，富有正义感，自尊心颇强，但头脑简单，缺乏主见，却又有点刚愎固执，常凭情感用事。在山寨中，有很高威信。

胡二太爷——四十余岁，邓九太爷多年的伙伴，现在山寨中当邓的参谋，是一个残忍阴狠，凶横的恶霸型人物，体格魁梧，肌肉横生，山寨里的弟兄对他很愤恨，但又有点怕他。

莠子青——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某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秘密混入山寨中做政治工作，现是山寨里的大头目。他是个干练，机警，坚定，诚挚的青年，在弟兄们中间耐心地做着教育工作，建立了极大的威信。

邓秀姑——二十岁左右，邓九太爷的爱女，具有他父亲同样的侠义的气质，热情，活泼，带着一种江湖女子的作风。她很能影响他的父亲，对于莠子青颇有爱慕之意。

李得标——山寨里的头目，三十岁左右，是个当兵出身的人物，除莠子青外，他在头目中间算是一个大哥哥，性格耿直，勇敢，喜欢抱不平，是一个老粗。

牛二胡——山寨里的头目，二十七八岁，是个农民气味很浓的人物，委琐，愚蠢，滑稽可笑，常常被人欺侮，但却是挺忠厚的好人。

张大麻子——山寨里的头目，近三十岁，生活行动有点吊二郎当，说话喜欢

① 摘自《现代文艺丛刊》。

② 邵荃麟（1906~1971），原名骏运，笔名荃麟，浙江慈溪人，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中共中央东南文委书记。1940年6月因受国民党通缉，南下福建永安隐蔽，进入改进出版社任《改进》半月刊编辑，并指导、协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月刊和《现代文艺丛刊》，发表剧本《麒麟寨》等作品。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1971年逝世。

油腔滑调，嘴角上常常吊着一支香烟，懂得一点外科土法。

刘大鼻子——在头目中，他年纪最轻，也最活泼，有点傻里傻气，但颇天真可爱。也很热心，有个挖鼻孔的老习惯。

钱顺生——汉奸派来的代表，四五十岁，是个堕落的穷秀才之类，獐头鼠目，面目可憎，很会卑躬屈节，巧言令色，迎合人家心理，偶然喜欢掉几句文，表示他的渊博，和胡二爷是老朋友。

赵寡妇——山下洗衣服的老百姓。

赵寡妇的女儿——令。

胡七——胡二太爷的心腹，凶暴刁诈不亚于其主子。

守卒——甲，乙，丙，丁。

群众——若干人。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淮北一个土匪的山寨上，时间是现代。

第一幕

登场人物：李得标 牛二胡 刘大鼻子 张大麻子 苜子青 邓秀姑

赵寡妇 胡二太爷 邓九太爷 钱顺生 守卒甲

景：山顶上，一座古庙的大门口，（这所古庙就是邓九太爷住的），庙门的位置略靠舞台的左角，有右阶通到平地，门前一支红漆剥落的旗杆。背后可以看到重叠的山峰，有一条山路从庙的左边通到山下去，右首下端露出一间平屋，是头目休息的地方。这是一个秋季的傍晚，离天黑还有一些时间，太阳从山后反射过来，照着古庙斑剥的红墙和旗杆，四周山峰的天空上渲染着艳红的晚霞，隐约可听到山谷里呼啸的松涛风声。

幕启：一个守卒，穿着农民的服装，荷着枪兀立在山路的口子上，向远上眺望着，山风刮着他的衣襟飒飒作响，右首下端的平屋内传出呼五喝六和翻牌的喧声，接着许多声音吵起来。

李得标的声音：妈拉巴子！天九王，这一回可着了！

张大麻子的声音：狗食的，碰到鬼啦！

（钱币在桌子上跳跃的声音）

李声：哈哈……通吃一庄啦……呃，什么，牛二胡你想赖老子吗？

牛二胡的声音：我……我……我没有呀（倾跌的声音）。

刘大鼻子的声音：瞧啊，牛二急了！

李声：赫，家伙，你跟老子装傻？拿出来！

张声：不拿出来揍他，李大哥。

（牛二胡踉跄跟地逃出来，手里的钱撒落了一地，李得标紧紧地追出来，牛二胡一边闪躲，一边拾钱。刘大鼻子、张大麻子跟在后面发笑，连守卒也笑了。）

李：老子看你逃，逃到那儿去？孬种！

牛：（窘急地，不了，不了，好李大哥，牛二………（吃了一拳头）啊唷，牛二有话说呀………（被打倒在地上）喔呀我的妈！

刘：（笑得弯腰，喔呵！李大哥这一下可够了本！

张：（挑衅地）牛二胡，别那么丢人哪，勇敢点儿斗一下呀！

李：（按着牛二胡的头在地上碰了两下）怎么说！怎么说！

牛：（急得直嚷）好了，好了，我的李大哥。

李：叫一声大叔！

牛：喔，大叔，大叔，李大叔，饶了牛二吧。

李：（把他起来）嘿，经不起揍的小子，你有什么话说呀？

牛：（可怜地）好大哥，牛二胡只剩这一把钱了，还欠着张大麻子两吊呢。

李：呸！老是那么酸相，别丢了咱们麒麟寨的脸！

（牛二胡在地下找着散落的钱）

张：（讥讽地，喂，牛二胡，你也让老子揍一顿，两吊钱就不要你还了，好不好？

（众人大笑起来）

牛：（窘急）他妈的，老子斗不过李大哥，怕你这麻子怎的？你来！

张：唷，牛二爷牛劲发作了吗，好，来啊！

（两个又扭作一团）

刘：哈哈，打得好，打得好，喂，使点儿劲啊，牛二胡！

（蒿子青出现在庙门口，英武而热情地望着众人，打架立刻停止了）

蒿：兄弟们！

刘：（欢呼）啊，蒿大哥来啦！

蒿：（从阶石上矫健地跃下来，怎么啦，兄弟们，又犯了规矩呢。

牛：张大麻子欺侮了我。

张：狗食的，怎么我欺侮了你，你给谁打的？我看你就不敢提李大哥。

菁：好啦，好啦，自家儿兄弟打架，谁都不应该！

刘：唔，菁大哥，我说这一条规矩定得不好。

菁：怎么？

刘：譬如说，那一位大哥欺侮了我，就该怎么样呢？

菁：由大家来公评呀！谁不对就罚谁。

刘：那末，大伙儿欺侮了我呢？

菁：大伙儿之外还有大伙儿呀！难道大伙儿就不讲理吗？而且还有邓九太爷。

李：还有你菁大哥，你说一句咱老李就服。

刘：好，咱们就来公评吧！牛二胡赌输了钱不给不应该，李大哥打人也不对，张大哥跟牛二胡开玩笑也该罚，菁大哥，你说对不对？

张：妈的，就是你这小子最干净。

菁：哦，你们又在赌钱了，是不是？

牛：大伙儿全赌呢？

张：刘大鼻子也在内，喂，刘小子，这可抵不干净了吧？

菁：这就是了，赌钱跟吵架是亲眷，赌了钱就离不了吵架；碰上牛兄弟这么一副蹩扭相，可就挨了打呢（大家笑起来），兄弟们！咱们可不学那些老夫子，讲假仁假义。咱们不反对赌，咱们只赌输赢，就不赌钱。咱们也不赌牌九，麻将，咱们讲赌本领，赌爬山，赌打靶，赌偷营，再不然就赌猜谜子，赌下棋。上回我教的一套“捉鬼子”玩意儿，大家会了没有？

刘：会了，好吧，咱们来玩捉鬼子吧。

牛：那有什么意思呢？

菁：总该比挨老李的拳头好玩吧？（大家又哄笑）兄弟们，听我说，我跟邓九太爷商量过了，咱们山寨里要盖一间房子，置一些玩意儿，专门给弟兄们没事时候玩儿，好像人家什么俱乐部似的，你们说好不好？

众：啊，那好极了。

刘：菁大哥，什么时候开办呢？

菁：现在就是钱的问题，你们知道，山寨里近来很穷呢。

张：菁大哥，这桩事件办起来，该咱老张来管，一定行。

刘：你麻子不行。

张：狗食的，难道倒是你刘大鼻子行？

刘：我也不行，有一个人挺合适。

张：那一个呀？

刘：秀姑娘，你说怎么样呀？

张：不错，秀姑娘顶刮刮，比咱们都行！

苜：那么大家可别再赌了，兄弟们，告诉你，我苜子青从前也在赌场里经过不少时候，什么麻将牌九我全会，可是终究吃了亏，几乎性命都丢了。

刘：啊，那是怎么一回事？

苜：那是在满洲的时候，有五六年了。

刘：唔，又是满洲的故事，那一定怪有味的。

（众在棋杆石旁边围着苜子青听故事，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连守卒也混在一起听）

苜：我不告诉你们过吗，我在满洲干过义勇军，对了，那次义勇军要攻沈阳城，就派了我跟一位弟兄到城里去打听消息，咱们装作一对走江湖的朋友，混进了城。你得晓得那些鬼子部下的军官，他妈的整天的都在窑子里，白面馆里，赌场里厮混，要打听军情就得混到那里边儿去。咱们就混进了一高丽人的大赌场里。……

李：对了，我知道，咱从前在军队里干活的时候，就在沈阳呆过，那些鬼子跟着高丽人多开着些什么洋行公司，专门赌钱卖大烟，全是些骗人的玩意儿，那末苜大哥，你们该输光了吧？

苜：不，起先赢了不少呢，这一赢可就赢坏了。

李：怎么？

苜：这一赢，咱们那位同志的朋友可就着了迷，他瞧着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简直就忘记是来干什么的了，这样混了几个礼拜，不但赢来的钱带本都输光，咱们的秘密也给鬼子瞧出来了。这一下可了不得，鬼子的宪兵特务全出动啦……

众：（惊）啊！那怎么办？

苜：还不是亏咱们会一点儿本领，好不容易才翻城出来。那次攻城可也不成功了，兄弟们，这可不是吃了赌钱的亏。

众：（恍然）……

苜：所以咱们带弟兄的人最忌赌，今天赌，明天赌，手赌痒了，可就要像咱那位朋友着了迷。

刘：对，莠大哥，咱刘大鼻子今天起，再也不赌钱了，再赌你揍我。

张：嘻嘻嘻，刘大鼻子总是顶漂亮。

菁：刘兄弟，你刚才不说人家欺侮了你怎么办吗？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谁欺侮谁，现在咱们大伙儿都在受人家欺侮呢，你知道是谁吗？

刘：我知道，日本鬼子！

菁：对呀，鬼子在欺侮咱们大伙儿，欺侮全中国老百姓，咱们自家是为着一点小事情还打架吵嘴，你说这能够得上英雄好汉吗？

刘：那，他妈的小人，咱们要做好弟兄，好弟兄……

李：对了，好弟兄。

（大家合唱《好弟兄歌》）

麒麟寨上的好弟兄，
三百个弟兄一条心，
守护山寨保百姓，
鬼子兵来我就跟他拼。

莫吵嘴来莫打架，
咱们的枪杆对敌人，
抖擞精神好威风，
那怕鬼子百万兵。

赌钱喝酒我不干，
要嫖婆娘你滚开，
个个都是英雄汉，
杀退鬼子保江山。

张：（滑稽地）牛二胡子最不行，唱起歌来哼里哼。

（众人笑）

牛：妈的，你们又拿老子来开心！

李：去你的，你还不是只会哼！

（山下砰然一声枪响）

菁：喂？又是谁在打枪？

守卒：秀姑娘在对山打野味呢。

刘：哦，秀姑娘！（跑到山崖边上扬着手大声叫）喂，秀姑娘，！秀姑娘！

秀：（在远远的山下），刘大鼻子，你在干吗呀？

刘：喂，全在这儿啦，莠大哥也在这儿呢，来呀！

莠：（扬手）喂，秀姑！

秀：哦，我来了。

（歌声自远而近）

.....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要在那里灭亡

李：妈的，唱得真好听，唱歌就是娘儿们会，咱们这些老粗，简直笨得跟老鸦一样，只会哇里哇啦乱叫。

牛：（冷冷地）这就得啦。（回到小屋里去）

张：你别瞧秀姑娘，我看她做事情出主意比他（伸两个指比一比）还强哩！

李：谁？

张：咱们那位狗头军师呀。

李：你说胡二爷吗？（鄙夷地）呸，跟他比，他算得什么东西！（邓秀姑，江湖女儿的打扮，头上扎着一块青纱，拿着一支鸟枪，左手握着一只死山鸡，从山下上来。）

秀：啊！刘大哥，莠大哥，你们瞧，我打了一只山鸡呢。

刘：嘿，多肥的山鸡！

李：妈的，麻子嘴又馋了。

秀：不，这一只我送给爸爸吃，明儿再打一只大的送大家吃，好不好？（把枪跟山鸡放在地上）喂，你们在干什么呀！

刘：咱们在唱歌儿呢。

秀：啊，好极了，莠大哥，你再教我一个吧。那个《太行山上》我已经会了呢。

莠：你比我唱得还好呢。

张：对了，秀姑娘，咱们都要拜你做老师呢。

秀：不，（向蓓）我要你教我。

李：蓓大哥的歌真多，你打那儿学来的这许多？

蓓：外边儿人家全会唱呢，自从鬼子打了来，老百姓全学会了唱救亡歌呢。

秀：唉，真想到外边儿去溜溜，人家打鬼子打得快两年了，咱们就老呆在山寨子里，真闷死人！

蓓：终有那么一天吧！

刘：真的，蓓大哥，咱们老呆在这儿要呆到什么时候去呀？

李：就呆到他妈的鬼子来的时候！

刘：老子的骨头眼里就呆得发痒呀，他妈的，说不定里边儿就长了虱子啦。

张：骨头眼儿里发痒吗，要不要咱给你揍一顿，杀杀痒。

刘：滚你妈的，你只配去惹牛二胡。

秀：蓓大哥，你来，我跟你说句话……

刘：慢着，秀姑娘，我正要告诉你，刚才蓓大哥说，咱们又要盖一所什么房子，又是置些什么玩意儿，要你来管这一件事呢，你说好不好？

秀：你叽里巴拉的说些什么呀？

蓓：（笑起来）就是说那俱乐部的事情。

刘：对啦，俱——乐——部，俱乐部。

秀：那什么时候办哪？

蓓：还不是钱的问题，现在山寨里真穷，连房子也盖不起。

李：可不是，山寨里什么都好，就是闹穷荒，一点儿油水也没有，我说，九太爷不要那么整扭。咱们就去发他妈的一票洋财，把山寨好好儿兴旺一下，准备去打鬼子。

张：这话挺对！

蓓：兄弟们，话不是这么说的，鬼子在欺侮咱们中国人的时候，咱们再去榨老百姓的油水，这说得过去吗？

蓓：鬼子那儿有的是钱，有的是枪，咱们有本领去夺过来用呀。

李：一点儿不含糊。老李就等着这一天。

刘：唉，蓓大哥，那我们这俱——乐——部——怎么办哪？

蓓：现在先要想法子，腾出一间房子来才好办。

秀：提起房子，可不是——哦，蓓大哥……（忽然不说下去）

蓓：什么呀？

秀：（瞪了他一眼），你搬到我们庙里边去住好不好，里边还有一间房子空着呢。

苜：谢谢你，我还是跟弟兄们一块儿住吧。

秀：（赌气地）你老是弟兄弟兄的（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张：对啦，苜大哥就是只管弟兄弟兄的，秀姑娘，我替你不服气！

秀：去你的吧，你这个大麻子！

张：（扮一个鬼脸儿）哈，……喂，你说正经，秀姑娘，我告诉你一句要紧的话（鬼头鬼脑地）昨天胡二爷又在九太爷面前说你两个的坏话儿，是胡七告诉我听的。

秀：胡二爷？哼，我怕他干吗。他仗着是爸爸的老朋友，当了一名狗头军师就了不起呢。

李：这家伙，咱第一个就瞧不入眼，算是他多跑了几十年江湖，有什么了不起！咱老李跟着军队，码头还比他跑得少？咱就不理会他！

张：你李大哥自然啰！

苜：不管人家说什么废话，咱们还是做出来给人家看。

李：对啦，咱老李就是透顶儿佩服你苜大哥。（这时山下有人在叫大哥）

守卒：（向山下）喂，你干什么？你找谁呀？

苜：谁呀？

守卒：山脚下那个洗衣服的赵寡妇。

赵：（在山下）大哥，让我上去吧，我要求见邓九太爷呢。

苜：让她上来。

守卒：是。

（赵寡妇上，一个褴褛的老婆子。乞乞索索的很可怜的样子。）

赵：各位太爷。

秀：赵大妈，你来干什么呀？

赵：啊，大姑娘，你也在这儿。我要求见九太爷呢。

赵：你找他老人家干什么？

赵：我……我……。

秀：（温和地）你尽管说好了。

赵：（吃吃地）就是为了胡——（四顾踌躇）

秀：不要紧，你说吧！

赵：就是为了胡二太爷……